

九九重阳，正在农历霜降节气。中国人自古就有重阳赏菊的传统习俗。

菊花开，重阳来

郭芙莹

每到此时，凌霜斗寒的菊花争奇吐艳，美不胜收。随便列出几个经典菊花的芳名，如绿云、墨荷、凤凰振羽、十丈垂帘等，就足以让人心生向往，浮想联翩了。

千百年来，菊花与梅兰竹并称为“花中四君子”，因其高洁坚贞，不以娇艳妩媚取胜，而贵在素雅大方，不畏寒霜的高风亮节，从古到今受到无数文人雅士的喜爱歌颂。屈原爱她的洁净清新，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；曹植赞她的绚丽鲜艳，如同他心目中的洛神，“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”；黄巢爱她的霸气，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花开后百花杀”。最著名的还是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他笔下的菊花传递的是一颗淡然平和的出尘之心。

其实在古代，《尔雅》《礼记》里面早有菊花代表长寿的记载了。菊花多在秋季九月初盛放，谐音九就等于久啊。九九归真，长长久久，因而九月又有菊月的说法。汉朝的古书中讲到菊花久服能轻身延年，皇宫里盛行酿菊花酒，命名为长寿酒。九九重阳

我的好朋友朱来扣还有两个名字：芜弦和潜堂。他在任职某纸媒编辑时用本名；写诗用笔名芜弦；书法、篆刻用潜堂。他有情趣，有学养；“扣”字名是父母起的，寄托着上一代人的家族梦。诗名芜弦有说不透的形象和诗意；不知什么时候，潜堂这个名字悄悄潜进我的眼帘。从前，我只看他写诗，现在只看他书法了。

「摆动」中的诗情

我喜欢读书法作品，家里有很多关于书法的书，自学考试专攻过《古文字学》，对汉字书法艺术的历史还是有点常识。潜堂兄在我书房里看到一本《草字汇》，吃惊地说，你也有《草字汇》啊，好像只该他有似的；我还有《于右任标准草书》《王铎字典》等。我不练字，却备了一本邱振中的《中国书法：167个练习》，对书法的技法分析和训练特别关注。

我对潜堂书法感兴趣的根本理由还是因为他既是诗人，又是书家。连续几年城市诗人社松溪草堂做“诗歌守岁”活动，主人总是笔墨伺候，大张的宣纸和对联纸都准备着，那个写下浪漫诗句“皮肤是爱情的河流吗/你的鞋跟敲打我一生的行囊/夜鸟惊醒了一个梦境”的诗人芜弦，大显身手了，把他自己写的诗和大家写的诗句泼墨在纸上，众人各自拿回家去，戏称将来可以升值。没想到，诗人芜弦在书法上一发不可收了，没见“诗歌守岁”活动坚持，却见他的书法作品纷至沓来，在朋友圈里，传来传去。

最近，我集中欣赏了他的六幅书法作品：《庚子秋渐赠友人》《读永亮写荷图》《怀友人》《信笔录放翁山园杂赋》《宋·朱淑贞·鹊桥仙·七夕》《录黄山谷绝句一首》。把这六幅字，不想，想象中有更多的书法作品放在一起，写诗的我，愿意把它们比喻成星云，诗书合一，面目可爱。和古代风貌奇险的张旭的“一笔书”不同，现代的潜堂飘逸潇洒。三幅怀友人、题赠友人的作品，文辞本身充满了苍茫感。有“秋染江南鲈鲙意，半山星远长苍茫”的惆怅，更有“荷能守拙池塘否，露冷怜红剑气随”的侠气顿生。书法之妙，不在技巧，而在胸次。书法是书家道义、修养、情性的反映。在他的笔下，书法之意与字句之理相一致。他的另外三幅作品之所以选择陆游放翁、朱淑贞、黄山谷，恐怕也是在随心所欲之间的事，免不了在“意”“理”之间的“摆动”。

“摆动”，是一个专业术语。邱振中的书法技法分析和训练中有，小臂不动，依靠手腕自左向右的摆动，要求腕关节放松，动作灵活。读潜堂的书法，几乎没见到有折笔的，全是委婉灵活的摆动。“叶底乾坤高妙处，写来自觉飒风追”（潜堂《读永亮写荷图》），我欣赏到的就是这“摆动”中的诗情。



菊花黄，过节时赏菊看菊，再饮菊花酒，如果用在重阳节这天采摘的菊花酿酒滋味最佳。当然还有菊花茶或者用菊花沐浴泡脚，此三种菊花加水的搭配，皆取“菊水上寿”之雅趣和美好寓意。也常看到象征万年长青的松柏画上亦有菊花，说法是“松菊永存”，祝愿长寿之意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节气的重视实在丰富有趣！

赏菊吃糕、登高望远是重阳节的风雅乐事，敬老尊老则是永远的人文主题。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国家把重阳节这天定为“老人节”，后改为法定的“敬老节”，一字之差却大有深意。

中华民族历来拥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，以往的几代同堂天伦之乐曾被外国老人艳羡不已，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飞速前进让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。从80后大批独生子女结婚成家开始，国人的家庭生活观念和大家庭结构也在不断变革中，如今三代同堂已日渐减少甚至只能在周末和假期实现。

所以新形势下的敬老和孝顺，必须适应潮流与时俱进了。有人说带上孩子常去养老院探望父母，也算孝道。有人说一碗汤或楼上楼下是最理想的两代人距离。还有人说按照老人自己的意愿帮他们安排暮年生活是最大的孝敬，因为“顺”比“孝”更难得，孔老夫子亦言孝敬父母“和颜悦色最难”。

随着国民健康水平和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攀升，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，中国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养老问题也日益明显。如何利用各方资源以多种形式助老爱老让老人们乐活，是所有年龄段的成人都要深入思考的课题。毕竟谁都在长大成熟，谁都会变老，所谓父一辈，子一辈，延绵不绝。

当下有一种“新老人”的说法，意指五六十岁的“年轻”一代中老年人，我倒觉得我们新老人除了观念新之外，在养老方式上也不妨变革。指望养儿防老已经落伍和不现实，还是未雨绸缪，拓展思路打开脑洞，像沪上的社区养老、住家养老、以房养老和鼓励民间创办养老机构都很好。而流行一时的抱团养老、旅居养老、自助养老也是有益的尝试，比如青年义工的“助老时间”银行贮存机制，把陪伴老人纳入科学管理，既帮助高龄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，也为义工自己未来的老龄生活埋下有人陪伴的愿景种子。两全其美的双赢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唐诗中有不少吟咏菊花的佳句：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（元稹）未免有些许悲情，还是孟浩然的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更坦然欣然。而最能展现出菊花傲立寒秋气势的，非黄巢的名句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莫属，面对飒飒秋风，菊花蕊寒香冷，却绽放着隽永芳姿，不让秋霜，笑对初寒，五彩缤纷。重阳到了，菊花开了。

我喜欢户外活动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夏日高温，已有大半年未登山。秋高气爽，不由得想练练腿。乘车来到茅山，拉伸、慢跑、舒展筋骨。夜色迷茫，空气中弥漫桂子幽香。目光越过高大的牌坊，依稀见到绵延山势。主峰灯火阑珊处，便是顶宫。位于江苏句容的茅山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。进得山门便是一条宽阔的大道，转弯后，路旁题写“众妙之门”牌坊，便由此进入登山步道。荧荧路灯下，级级台阶在幽深的山林间蜿蜒延伸。吸着鲜爽的空气，草木芬芳，嗅觉似乎特别灵敏。台阶依山势铺就，多半是石阶，沟壑处用木桥连接。时而平缓，感觉轻松些；时而陡峭，一连要爬数十级台阶。由于长时间未爬山，我有点气喘吁吁，好在每隔一段有小亭，可以歇歇。坐在亭下，耳边松涛阵阵，顿感悠悠白云在林间飘浮。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”陶弘景笔下的诗境扑面而来。行至抱朴亭小憩。“抱朴亭”取自葛洪著作《抱朴子》。葛洪是本地人，东晋医药学家。他的医学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收录了“青蒿方以治

虚”。屠呦呦从中得到灵感，从青蒿中提取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。拾级而上，两侧每隔一段竖着木牌，上面写有《道德经》名句，边登山边咀嚼其意涵，脚步似乎轻快些。如耳熟能详的“上善若水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”平中见奇。

秋夜登茅山

唐红生

途中几次小憩，最后一鼓作气登上主峰。回归清静的广场上，风呼呼作响，景观灯把飞檐翘角的九霄万福宫勾画得古朴庄严。树木披上霓裳，一束灯光投在翠绿的爬山虎上，幽幽夜空，几颗星星闪烁，几丝游云飘浮。凭栏四望，山间灯光点点，如星星落入人间；山下灯火璀璨，似条条游龙盘绕。沉浸中渐感凉意，即沿盘山公路下山。沿途山石影影绰绰，正如古人夜登茅山诗曰：“怪石岩前蹲虎豹，长松涧底走虬龙”。老远就能见到坐落在印宫的老

周退密老驾鹤仙游已经数月，来思依依不曾或离。退老以107岁的高龄西去，于生命旅程的最后几年，足不出户，亦不在文化界公开露面发言，然而老先生只要静静坐在安亭草阁临窗的藤椅，这个城市中如笔者一般的人群，就能感觉到一种温暖的依靠在彼处，诚如庄子所言：道可得而无形。退老坐在那里，那一缕传统文脉就在那里。

今年的上海书展恰逢新冠疫情，主办方克服困难采取措施，坚持如期进行，为饥渴已久的爱书人呈上年度文化大餐，笔者以为此举延续了海上文化生活的一脉香火，主办方有见识亦有担当。退老已无法亲眼看到这一海上文坛盛事了，笔者在微信朋友圈关注本次上海书展，见一众书友徜徉书海不亦乐乎，且往往晒出发售师友的文字，以分享得鱼之乐，引来一片赞叹。

作者签名之书加持，日后见字如面，作者手迹保留了这一分记忆，因此值得倍加珍惜。然而据笔者所见，有些书写者并不解此中情谊，以为只是售书一法，粗率题来，令人不敢恭维。以笔者有限的朋友圈浏览，



红叶鸟南飞 (中国画) 李企高

所见到“学生某某留存”“学弟某某收藏”或直接就是“学弟某某”等。这样书写，貌似平稳无咎，其实略有居高临下之态，而且，最起码名字居前都不知道。以我估计，书写者用心并非如此，只是不懂。真正的名士出手，组词用句考虑会更周详。

观退老赐题有感

徐兵

另外见到还有些名下不写敬称，似乎尊称对方先生会降低自己身份一般。也不请对方雅正，以上手姿态示人，其实还是不懂。更有小姐女士不分的，明明是大龄已婚妇女，还是称呼小姐，我可以确定有些书写者一定是知道的。而书法大抵粗率，落入俗格。落款处用印，不讲究的多，印越是不入流，越是滥用，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到处适用，笔者见有一人签名而盖四印者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
由此想起所得退老赐题，若说比较，差距在天壤之间。

书名是《周退密先生题签集》，永嘉沈迦先生编赠，年初，笔者携之

去拜望退老，便请退老题字。退老在扉页上写的是：“乐琴书以消忧，退密拜题。庚子谷旦于安亭草阁，时年百又七岁。”铃印“周退密”汉满白文名章。退老百岁以后，题字往往左斜，墨笔或水笔均然，第一笔有些难找，一俟笔尖落在纸面，百年书写功力自然流露，虽不能自如提按，然气韵依然生动，文心仍在飞扬。

“乐琴书以消忧”，是我奉赠退老把玩印章的印文，退老即便移来，文人雅意，甚是合用，退老如此高龄尚有此等文思敏捷，于人类文明史亦不多见。而对于我这样一个晚辈，退老用“拜题”，以示平等尊重，此老式文人的谦和儒雅兼有一点谐趣，于退老并无屈尊，足令受书晚辈拜领谢意，铭心感恩。“庚子谷旦”，用词甚古，庚子是天干地支纪年，谷旦犹“吉日”也。名章满白文，名家手制，古朴而不失清雅。以留红少，不污书，故合用。高龄或幼龄者落款可写岁数，退老百又七岁，体谅受题晚辈而书之。

如是我闻，落笔岂可轻易，著作者整体的文化修养在兹，聊聊数行，高下立判。

在云南找一碗黄粉

2020年的变故让许多人的出境游计划泡了汤，也让云南西藏新疆的游客暴增。都想走远点，玩个长线，既然不能出国，那就去国内的远地吧。我也走了趟滇川藏，主要是有朋友带领，加上之前在家吭哧吭哧翻译了十个月，需要动静平衡一下。关于这趟长途，先说说我在云南几天的重要目标，觅黄粉当早餐。

黄粉是我老家弥渡的叫法，现今比较通行的名称是碗豆粉，网上能买到用于快手制作的粉料。老式的做法是将干豌豆泡发后掺水磨浆，过滤的浆汁熬煮成糊糊，就是稀黄粉；再煮稠些，冷凝后变成像日本豆腐的黄色凝胶，叫作干黄粉。稀黄粉多见于早点摊，光靠一碗黄粉不够抵饱，那就加油条。微咸，带着豌豆香的黄粉，滴上几滴辣油，油条掰成几段扔进去，待油香吸饱汤汁，那滋味，喜欢豆浆油条或“咸浆”的人肯定懂。至于干黄粉，切成手指粗细的条，加酸菜、酱油、醋、油辣椒等凉拌，是最适合夏日午后的小吃。

又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湿黄粉。不知道熬煮的时候使了什么手法，它虽是固体，却不光滑，掺杂了一小片的凝结物，切面如某种化石。湿黄粉自带咸辣味，买来的时候热气腾腾，趁热吃，非常抵饱。记得故乡镇上只有一家做这个。

黄粉熬煮的时候会产生锅巴。和米饭的锅巴不同，更像一种极薄的饼干。早点摊将锅巴作为调料，掰碎了放在稀黄粉里，香脆的口感和油条相映成趣。大概是锅巴太多，他家还将其作为零食，摆在自家门口出售。念小学的时候，我常在路过时买五分钱的锅巴，让摊主淋上几滴酱油和辣油，一路举着吃。比后来流行的薯片什么的美味得多，也健康得多。

差不多十年前，我在大理古城住过两周，记得那时街上有个黄粉摊子。此次重访，出于谨慎，先查了大众点评。结果点评的地址错了，早上在人民路走了个来回，没能找到，饥肠辘辘，只好随便进了间店，吃了牛肉米线。吃完出来，却在人民路叶榆路口看见了那处摊子，守摊的大妈十年来没什么变化，依旧麻利。第二天就要跟团往西藏去，为此，当晚搬到了古城南门外的指定住处。十年前，我见过有人因为没及时订房，拖着行李箱在古城街上走来走去找住处，一脸困苦，如今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，因为，南门外的一整个村，家家户户都成了民宿。

民宿扎堆的村子离大妈摆摊的位置太远，好在这边也有两家早餐店提供黄粉。一早去吃了，算是了结心愿。黄粉的质地不够浓郁，里面加的是花生碎而不是锅巴。我猜店里用的或许是网上买的原料，而非从头制作。追寻记忆深处的滋味，往往只能落得似是而非的地步。

十日谈

凤凰山的映山红告诉我们，几代人血汗换来的红火日子不能褪色。

夜光杯 责编：龚建星